

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傳——繁体

弟子中候仙人李遵字安林撰

真人姓茅，諱盈，字叔申，咸陽南關人也。姬胄分根，氏族於茅。積德累仁，祚流百世。誕縱明賢，繼踵相承。

高祖父，諱蒙，字初成，一字本初，深識玄遠，察覽興亡，知周之衰，不仕諸侯，乃師於北郭北阿鬼谷先生，遂隱華山，盤桓雲峰，逍遙幽岫，靜念神仙，高抗蕭寥，絕塵人間也。道成，以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，於華山之中，乘雲駕龍，白日昇天。先是時，其邑謠曰：「神仙得者茅初成，駕龍上昇入太清，時下玄洲戲赤城，繼世而往在我盈，帝若學之臘嘉平。」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，父老具對曰：「此仙人之謠，勸帝求長生之事。」於是始皇忻然乃有尋仙之志，因改臘曰「嘉平」。

曾祖父，諱偃，字泰能，蒙之第四子也。仕秦昭王之世，位爲舍人，稍遷車騎校尉、長平恭侯，毗弼霸正，有功業於時焉。

祖父，諱嘉，字正倫，仕秦莊王，爲廣信侯。始皇即位，嘉輔帝室，當莊襄王時也。秦地漸以并，巴蜀漢中宛郢置南郡矣。北收上郡以東爲河東，太原上黨，東至滎陽，滅二周，置三川郡，以呂不韋爲丞相，號文信侯，以嘉爲德信侯，使招置賓客遊士，欲并天下。始皇六年，韓魏趙衛楚共擊秦，取壽陵，始皇使嘉將兵攻之，有功焉。衛迫東都，嘉又剋之。始皇壯嘉志節，賜金五千斤。二十五年，秦大興兵，使嘉攻燕遼東，得燕王而還。又遣嘉定荊江，南地皆降。是年，置會稽郡，嘉將兵於會稽而亡。始皇哀其忠，因以相國禮葬之於長安龍首山西南。嘉有六子，並知名於時，始皇皆官爵承先，並各賜姓。

其第六子，諱祚，字彥英，不仕不學，志願農桑。生三子，長子即大司命君也，諱盈，字叔申；次子諱固，字季偉；小子諱衷，字思和。司命君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，二弟於戊戌、庚子歲。

君少稟異操，天才穎爍，矯志蕭抗，行邁遠逸，不營聞達，不交非類，獨味清虛，恬心玄漠。嘗謂二弟曰：「世務紛錯，履冰嶮巇。當慕高祖之逸舉，唯願肥遯之利貞耳。」盈時年十八，遂棄家委親，入於恆山，讀《老子道德經》及《周易傳》，採取山術而餌服之，潛景絕崖，素挺靈岫，仰希標玄，與世永違。積六年，思念至道，誠感密應，寢興妙論，通於神夢，髣髴見太玄玉女把玉札而攜之曰：「西城有王君，得真道，可爲君師。子奚不往尋而受教乎？」心豁靈暢，啟徒內爽，覺悟流光之騰暉，自謂已得之於千載矣。明辰植暉，東盼霄邁，登嶺陟峻，逕到西城，齋戒三月，沐浴向望，遂超榛冒險，稽首靈域，卒見王君駕神虎之輶，控轡神嶺，翱翔繡巖。於是投軀越阻，歸命道真，不覺而至君所。王君默使衛官見攝，將還玉宮洞臺之中。良久引進，叩頭頓首，求乞長生，匍匐肘行，重陳無已。王君顧謂左右曰：「形景空苦，似有志矣。」乃得接引誘問，戒以勿怠，遂留洞宮，執巾履之役者十七年。王君見君謹密，稍使主領衣書圖錄復三年。

命駕造白玉龜山，因攜君同詣王母於青琳宮。母曰：「總真挾肉人以登靈臺，不亦勞乎？」王君笑而不答，目君再拜，請乞奇要。君乃再拜，自陳於王母曰：「盈，小醜賤生，枯骨之餘，敢以不肖之軀而慕龍鳳之年，朝菌之質竊求積朔之期。雖仰遠流，莫以知濟。津塗堅塞，所要無寄。常恐一旦死於鑕放之難，取笑於世俗之夫。是以昔日負笈幽林，貪師所生，遂遇王君，哀盈丹苦，見授治身之要。豈圖今日一睹聖姿，恍惚大象，如淪神夢，救生護死，歸之乞丐。願賜長生之要，暫悟行屍之身。」西王母曰：「子心至哉！吾昔先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太帝君，見遺以要言，所謂玉珮金鑑之道、太極玄真之經，實天人之殊珍，上帝之奇秘。汝願聞之邪？」於是口告君以玉珮金鑑之道、太極玄真之經。君拜受所言，稽首而立。又告君曰：「夫金鑑者，上清之華蓋，陰景之內真。玉珮者，太上之隱玄，洞飛之寶章。得其道者，皆上陟霄霞，登邀太極，寢晏高空，遊行紫虛也。向說元始天王、太帝君言，是《太霄二景隱書》，玉珮金鑑之文章也。又有《陰陽二景內真符》，與本文相隨。太上法，惟令授諸司命。子玉札玄挺，錄字刊金，黃映內曜，素書上清，當爲上卿之君、司命之任矣。此道後當別付於子也。然不先聞明堂玄真之道，亦無由得《太霄隱書》。玄真之道，是食日月之法、練五神之術耳，非總真弟子不教、司命之挺不傳。」受命言訖，王君與君還西城，依承真訣，按而行之。三年，目有神光，面生玉澤。王君賜九轉還丹一劑、神方一首，立壇結誓，不許宣泄，乃使君歸，仍告之曰：「子道已成。後百年，求我於南嶽，授子仙任於吳越矣。」

君於是辭師乃歸，帶索混俗，亦不矯於世，自說入恆山北谷學儒俗之業。時年四十九，君父母尚存，父見，大怒曰：「爲子不孝，不親供養，遊走四方，吾當喻汝爲不生之子。」欲杖罰之。君長跪謝曰：「盈受命，應當得道。道法遯世，事不兩濟。雖違遠供養，無旦夕之益，能使家門平安，父母老壽。盈已受聖師符籙，見營助者以天丁之兵，見侍衛者以仙童玉女。今道已成，不可打擊，恐三官考察，非小故也。」父意未釋，亦欲驗君情狀，俾眾不惑。於是舉杖向君，杖即摧折，成數十段，段皆飛揚，如弓矢之發，中壁壁穿，中柱柱陷。父悟不凡，瞋意乃止。君曰：「向所故，正慮如此。邂逅中人，即有所傷耳。」父又曰：「子言得道，能起死人否？」對曰：「人有天祿終及積惡罪重者，不可更生；其橫受夭折，則可令起。」君乃召社公。父聞在中庭問社公曰：「此村中已死者，誰可召還？」社公答云：「某甲李乙。」君曰：「速約敕所關由，使發遣之。須事了，詣來白狀。」至日入後，社公來白事，某甲李乙事已決了，便可發出。遂告死者家人，掘地發棺。死人氣息，但不能語，舉而出之，三日能坐，語言了了。如是發數人家，皆遂生活，更數十歲，乃復死耳。遠近咸稱爲神明之君。

後日，貴盛諸侯，互有所請。君擁閉神關，塞妙杜驗，告之曰：「我昔學道，精思深山，山靈附我，因協以驅使之耳。非己自達其神，能死生於萬物也。」或迫之不已，君亦佯自篤病，以至於殆矣。淵池括囊，變適無倫。時人雖奇其有道，亦不能測其有爲也。後十餘年，君父母壽考而終，居喪盡禮，停家凡五十三年。

仲弟即定錄君，察孝廉，舉賢良，拜五官郎。征和二年轉太子太傅，元鳳元年拜破胡校尉、武威太守。季弟即保命君，

少以節行著名，隱華陰山。舉方正，不就。徙梁國，爲平王上賓。宣帝地節二年，遷洛陽令，轉拜西城校尉、上郡太守。元帝即位，拜五官大夫，轉西河太守。仲弟時爲執金吾，併當之官。鄉里父老少長相送者數百人。時君亦在座，謂賓曰：「吾雖不作二千石卿相，亦有仙靈之職。天帝見選，補東嶽上卿霍林司命君，總統吳越死生之籍，領拔學道，試校群仙。此亦上真宗師神官之要位也。來年四月三日，當昇舉。諸君能來顧如今日否？若見省者，亦不須有所損費，吾自當有以相供待也。」眾賓皆相然。

至期日，君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，無復寸芥，皆青縑帳屋，屋下鋪數重白氈，容數百人坐。遠近翕然相語：「此家得道當去。」小大顯集，來者塞道，客乃有數倍於送弟時。眾賓併集，爾乃大作主人，不見使人，但見金盤玉杯、奇饈異果，不可名字，酒又美好，自至人前，光景翕赫，不可名狀。絲竹金石，聲動天地。芳香之氣，達於數里。飲食隨益，六百餘人莫不醉飽。明日，迎官來至，文官則朱衣素帶，數百人，武官則甲兵牙旗，器械曜日。君乃與家人及親族辭決，語宗室子弟曰：「夫真仙道隱，貴在迹翳，不應表光曲飾，動耀視聽。吾所以不得默遯藏景、潛舉空同者，蓋欲以此道誘勸二弟之追慕也，亦何但固、衷之反迷耶？天下有心者，盡當注向神仙之冀獲耳！我今此去，權停江水之東，句曲之山。此山內有靈府，眾洞相通，穴岫長連，真洞仙館也。昔與聖師期，宜先於此以自清勵，恭伺天命，然後鎮彼大霍，居於赤城矣。」言畢周辭，即登羽車，參駕龍虎，浮空而去。東行十餘里，忽然不見。時元帝初元五年丁丑，君年一百二歲矣。

君初過江，立宅於良常山西南垂，以白蕩滌，質對神鬼。暫治句曲，內遊洞宮，推拔真仙，領統地官屬籍，關決生死。黑虎馴衛，白鵠交往，靈著江左，道惠百邑，吳越之境競爲臣僕，邦人因改名句曲山爲茅君山。

時二弟在官，聞兄玄迹妙邁，白日神仙，乘飛步虛，越波凌津，靈官奉從，節蓋旌旗，光耀天下，著於民口，始乃信仙化可學，神靈可致，然後明松喬不虛、鼎湖實有耳。於是各棄官還家，以日仄之年，方修糟粕遺事，不得口訣，未有補益。乃相與同嘆，相謂曰：「家兄得道，非他人也。何不往從，親稟問密訣，而乃留此，按云云方書，以規度世乎？縱往而不達，兄之神仙，終不使吾等死於非所也。」遂共棄家，扶輿自載，以尋斯舉，以漢元帝永光五年壬午三月六日渡江，求兄於東山。遂與相見，悲忻流涕。君告二弟曰：「悟何晚矣！」二弟跪謝曰：「固、衷頑下，不達道德，流湎風塵，希世臭味。垂纓漢朝，闔門完全，位至守相，享年壽考，皆兄神祐覆護之恩。蒙蔭以來，日用不覺，一旦失兄，若無天地。人非金石，命當有盡。年已朽仄，常慮奄忽。呼吸寄生，不朝則夕。昔日歸家，修兄遺事，不受真訣，未獲其效。越江來侍，規稟訓誨。願賜長生，濟弟無死。」君曰：「卿已老矣，難可補復。縱得真訣，適可成地上仙耳。其上清昇霄大術，非老夫所學。今且當漸階其易行，以自支住。」於是並教二弟服青芽始生咽沬液之道，以住血斷，補焦枯，攝筋骨之益，亦停年不死之法也。後語季偉曰：「卿宜服黃帝四扇散，我昔受之於高丘先生，今以相傳耳。」又語思和曰：「卿宜服王母回童散。思和體中損少於季偉，故宜服此，以填精補腦耳。夫此二方，皆妙法也。」二弟具受教敕，乃服藥咽沬，勤精靜思，又施行諸爲生生之戒慎者。如是十八年，色如處子。君曰：「藥已行矣。」因以長齋三年，乃授以上道，使存明堂玄真之炁，以攝運生精，理和魂神，竭誠精思，三年之中，神光乃現。於是六丁奉侍，天兵衛護。君又各賜九轉還丹一劑，並神方一首，各拜而服之，仙道成矣。

君乃啟王君，自陳二弟蒙天恩濟度，得爲地仙。仙法，要當佩錄受策，帶真極之符，然後書署處官，掌領所司。乞願推恩，平其覆蓋。王君曰：「子少學道德，勤心不懈。吾憫汝至志，是以相成，堅心關奏，爲子保舉之主。太上垂許，賜命神仙。二弟賴卿蔭祐，享年富貴，驕淫敗氣，止存視息，年出一百，非復學道時也。得神散靈方，變化久視，足矣。詎宜便受職署，爲地上之仙位乎？且曠古以來，兄弟俱仙，亦爲少矣。然子高祖得道，仁加萬物，積德所及，乃鍾子身。慈心仁和，每修陰功，誠可愍也。子屢請乞二弟仙官之職，今重賜玄水玉液丹，可使長齋而服之，慎他宣示。別宜關啟太帝，而保效之信，子當自將以來。」於時二弟雖內通神靈，外攝六丁，至於天真大神如王君之儔，猶未肯降見，明高卑不倫矣。

君使二弟清齋，服藥食芝畢，復相與心齋三月。詣青童方諸宮，書名金簡。次詣西城洞宮，朝見總真上宰。南詣衡山朱臺，謁太虛赤真人。歸方諸，請地仙三真之策。造赤城，受真變神符。又之羅、霍，求華旌繡旛。乃上登九宮，詣金闕，受聖君之書。頓首於闕下者三月，聖君乃命九微太真上相王大司命高晨師青童君，使上詣太上大道君協晨宮中，請朱官使者下，拜固、衷於金闕下。須臾，使者二人及侍從數千人俱，使者手授紫素之書以付固、衷。

太上遣齋紫素之書策中君文曰：

太上遣齋紫素之書策中君文曰：太上有命，天真書言：咸陽茅固，家於南關。厥字季偉，受名當仙。位爲定錄，兼統地真。使保舉有道，年命相關。勤恭所蒞，四極法令。宮館洞臺，治丹陽句曲之山。固其勛之，動靜察聞。

紫素策小君文曰：

盈固弟衷，挺業該清。雖晚反正，思微徹誠。斷馘六天，才穎標明。今屈司三官，保命建名。總括岱宗，領死記生。位爲地仙，九宮之英。勸教童蒙，開導方成。教訓女官，授諸妙靈。蒞治百鬼，典崇校精。關察水源，江河流傾。封掌金谷，藏錄玉漿。監植龍芝，洞草夜光。治於良常之山，帶北洞之口，鎮陰宮之門。衷其勉之，動靜以聞。（永始三年，歲在丁未。梁普通三年刻石於華陽南洞。）

使者受書訖而去。君敕二弟辭還所治。是以季偉有「地真上仙定錄神君」之號，思和有司「三官保命仙君」之位焉。各依紫素之命封蒞所治，神宮上府亦隨事而資給於二君矣。

大司命君住句曲四十三年，至哀帝元壽二年庚申歲，年一百四十有五。是歲八月十八日己酉，南嶽赤真人、西城王君、龜山王母、方諸青童君同造君於山中。時天皇帝遣逸域宮繡衣使者冷廣子期授君以神璽玉章。太微天帝君遣三天左宮御史管脩條，賜八龍錦輿、紫羽華衣。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叔門，賜金虎真符、流金之鈴。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丘等，賜以四節燕胎流明神芝、長曜靈飛夜光洞草，使拜而食之。佩璽服衣，正冠北首，帶符握鈴。畢，使者告君曰：「食太極四節隱芝者，位爲真卿。食金闕燕胎玉芝者，位爲司命。食東宮流明金英，則有司錄之

任。食長曜靈飛夜光洞草，則當爲真伯兼主總左右御史之任。子今日盡食之矣，壽同天地，位爲司命，授東嶽上卿，都統吳越之神靈，總帥江左之山元也。」言畢，使者各去。須臾，五帝君各乘方面色車，從官來下，銜太帝之命，授君九錫冊文，位爲「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」。文以紫玉爲版，黃金刻之。

天皇太帝授茅君九錫玉冊文（漢哀帝元壽二年太歲庚申八月十八日己酉）

惟盈，虛挺遠朗，幽眈妙玄。爰自童蒙，散髮北山。靜心林澤，積思求神。登峻履谷，艱尋師門。擲形絕嶠，投軀萬津。丹誠率往，肆其天然。遂造明匠，乃授靈篇。翦髮祝脆，殘首截身。帶索自樂，不恥飢寒。所適唯道，所保以真。情昭上帝，感激太玄。今敬授盈，位爲太元真人，領東嶽上卿司命神君。

君平心正格，秉操金石，丹心矯眾，棲神高映。今故報盈以玉鉞綠旌八威之策，使盈征伐源澤，折衝萬神。（其一）

君寒凍林谷，味玄仰真，思激窮岫，啟心精誠。今故報盈以紫髦之節、藕敷華冠，使盈招驅萬靈，封山召雲。（其二）

君棄家獨往，離親樂仙，契闊嶮巖，冬袒山川。今故報盈以繡羽紫帔、丹青飛裙，使盈從容霄階，攜命玉真。（其三）

君步驟深藪，足履危仞，心耽志尚，曾不愆憚。今故報盈以斑龍之輿、素虎之駟，使盈浮宴太空，飛輪帝庭。（其四）

君披榛併景，寒凌霜雪，心求明真，不戰不慄。今故報盈以曲晨寶蓋、瓊幃綠室，使遊盼九宮，靜神溫密。（其五）

君遠秀遯榮，無疲於心，潛形幽岳，精思萬林。今故報盈以流金火鈴、雙珠月明，可以上聞太極，通音上清。（其六）

君貞心高靜，淫累不經，素挺皓映，內外坦平。今故報盈以錦旌繡幡、白羽玄竿，可以呼召六陰，玉女侍軒。（其七）

君慈向觸物，陰德萬生，蠢動之毛，皆念經營。今故報盈以鳳鸞之簫、金鐘玉磬，可以和神虛館，樂真舞靈。（其八）

君飢渴養神，艱辛求真，萬物不能致其惑，干邪不能毀其淳。今故賜盈以紫琳之腴、玉漿金饗，可以壽同三光，刻簡丹瓊也。（其九）

盈標領清玄，紫暉八映，心暉重離，神曜太霞，實真人之長者，故以太元爲號。

君九德既備，積感太微。天人虛白，不期同歸。今酬九事，以報往懷。盈心神方朗，四靈所棲。丹真啟煥，秉直不回。正任全固，鑒無照微。今屈坐上卿，總括東嶽，又加司命之任，以領錄圖籍。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，以出入太微、受事太極也。治宮赤城玉洞之府。盈其蒞之，動靜以聞。

君伏受書署，再拜。畢，靈官上真五帝各去，唯師王君、西王母留後，爲君大設天廚。王母命諸侍女作樂，復歌《玄雲之曲》曰：

大象雖云寥，我把九天戶。披雲泛八景，倏忽適下土。
空同成玄音，至靈不容冶。太帝唱扶宮，何悟風塵苦。
頤神三元中，納精玉闕下。遂乘萬龍椿，落鳳盼九野。

又歌：

玄圃遏北臺，五城煥嵯峨。啟彼無涯津，泛此織女河。
仰上昇絳庭，下遊日窟阿。顧盼八落外，指點九空遐。
忽已不覺勞，豈悟少與多。撫璫命眾女，空遐忽已和。
妙暢自然同，是爲玄雲歌。靈韶肆天韻，真音辭無邪。

歌訖，良久，俱詣二君之宮。二君頓首奉迎，北面稱小臣之敬。王母告之曰：「汝道雖成，所聞未足。我當爲汝二人有所要，以啜汝於此矣。」須臾，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聞。二君亦不知上元夫人是何神也。云：「西龜九靈敬謝太真王夫人：但不相見，已千餘年。天事勞我，致以愆面。茅固、衷道成，適來視之。久不向人問，主客對坐，邑邑不樂。夫人能暫來否？若能屈駕，當停相須。」侍女既去，少頃而返。上元夫人亦遣侍女答相聞云：「阿環再拜，上問起居。遠隔絳河，擾以官事。仰戀光潤，情係無遺。密香至，承降尊茅固、衷處，聞命之際，登當整駕，先被太帝君敕，使詣希林，校定《三元錄》，正爾暫往，如是當還。遂便束帶，願暫小留。」二君因問王母：「不審上元夫人爲何真也？」王母曰：「三天真皇之母，上元之高真，統領十方玉女之名錄也。」

當二時許，上元夫人至。來時，聞雲空之中簫鼓之音，龍馬之鳴也。既至，從官數千人，皆女子，年齊十六七許，形容明逸，多服青綾紋衣，光采耀目。夫人年可十八九，靈儀絕整，服赤霜之袍，披青毛錦裘，頭作三角髻，散餘髮至腰，戴九晨耀日之冠，帶六出火玉之佩，腰鳳文琳華之綬，佩流黃輝精之劍。入室，向王母拜，王母止之，呼與同坐北向。上元夫人設廚，乃不異王母所設。王君敕二君再拜，自陳曰：「固、衷受性頑鄙，生長濁亂，面牆不啟，無聞道真。然貪生畏死，宗奉師元。今日成拔，此乃天願，唯垂衷告。」夫人愍二君之向真，惟靈妙之未啟，乃敕侍女宋辟非出《三元流珠》《丹景道精》《隱地八術》《太極綠景》凡四經，以傳於二君。王母復敕侍女李方明出《玉珮金璫太霄隱書》《洞飛二景內符》，傳司命君。

上元夫人有言於王母曰：「阿母《隱書》之妙，上真內經，封之金臺。佩入太微，乃徑輪而前，衛文大武，卻伏抱關。出登上清，則振身瑤房。左邀希林，長招仙公。右棲白山，下盼太空。泛彼天津，則乘雲騎龍。遊此名山，則真人詣房，萬神奉衛，山精司迎。動有八景玉輿，靜則寢寢金堂。此文妙矣，所謂玉珮金璫也。環有《三元流珠》《丹景道精》《隱地八術》《太極綠景》經，能返老還少，卻白回嬰，摧折千魔，驅策百靈，致明月之黃華，得白日之赤精，藏軀翳景，萬物化生，出水入火，叱咤幽冥，收束虎豹，呼召六丁，隱淪八地，顛倒五星，久視在身，與天相傾耳。安及《太霄隱書》八會之奇文乎？用之眇邈，可以登玉京之宮，紛紛飄飄，入流霞之堂，臣五嶽之主，坐司命之牀，挹鳳腴之醴，漱蕊丹之觴，駕八龍以凌空御虛，落紫雲而高浮遠翔。」

於是上元夫人下席起立，左手執四部經，右手執受書盟，仰天向二君祝曰：

九天浩洞，太上曜靈。神照玄微，清虛朗明。
登希者妙，守氣者生。至心道臻，寂感真成。
役神形辱，安精年榮。石精金光，藏景錄形。
左右招神，天元策靈。可以步虛，可以淪形。
長生久視，與天同明。違盟泄漏，禍必族傾。
各宜慎禍，敢告茅生。

祝畢，二君拜受靈書，抱之肘腋焉。王母亦下座，手執《太霄隱書》，覆命侍女張靈子把交信之盟，對司命君啟手授書，向天而祝曰：

天高地卑，五嶽鎮形。元津激氣，滄澤玄精。
天回九道，六和長平。太霄隱書，玉珮金璫，
玉景八會，寶洞上章。登行太極，上清瑤房。
泄則受考，身獲天殃。受者慎之，敢告茅盈。

君伏受《隱書》。宴集受事粗畢，西王母、上元夫人各去，唯王君復留。於是君與二弟決別，而與王君俱之赤城玉洞之府也。道次諸山川，有司迎啟引者將以千萬矣。臨去，告二弟曰：「吾今去，便有局任，不得數相往來，旦夕相見。要當一年再過來於此山，三月十八日、十二月二日，期要吾師及南嶽太虛赤真人，遊盼於二弟之處也，將可記識之。有好事者，待我於是日，吾自當料理之，有以相教，訓於未悟。」

於是二君留治此山，洞內立宮，結構於外，將道著萬物，流潤蒼生，德加鳥獸，各獲其情，神驗禍福，罪惡必明，內法既融，外教坦平。爾乃風雨以時，五禾熟成，疾癘不起，暴害不行，境無災眚，邑無賊兵。時父老謠歌曰：

茅山連金陵，江湖據下流。三神乘白鵠，各治一山頭。
召雨灌旱稻，陸田苗亦柔。妻子咸保室，使我百無憂。
白鵠翔青天，何時復來遊？

三君往曾各乘白鵠集山之三處，時人互有見者，是以發於歌詠矣。乃復因鵠集之處，分句曲之山為大茅君、中茅君、小茅君三山焉。統而言之，盡是句曲之一山耳，無異名也。

父老雖外承茅君仙真之靈佑，而實未睹溫顏於膝下。茅君亦潛閒洞宮，頤神葆真，忽臭味之交馳，遠凡俗以靜身，故不復外接眾庶耳。唯好道骨挺之子，時得抽引相見。至於澤溉萬物，德加兆民，已陰為用也。時人惟此靈德之洋溢，同於天地大神，亦顯聖道之無心，因民情而為感矣，遂乃相率扶老攜少，挈糧壺漿，共起壇積基，立廟觀於山中，窮工肆巧，結構連阿，圖三君之像於丹青之榜，書神靈之德於能宣之筆。播殖百果，竹柏成林。決利清流於毗陵之元。虎豹衛災，巨狩備關。素鴻玄鳥，翰飛戾天。勇者懾其武，仁者懷其文。農夫感敬於洪澤，萬物宗庇於靈信。垂死者必獲其生，學道者棲慕於牆岸矣。

明帝永平二年詔敕郡縣，修靈山大澤能興雲雨有益百姓者廟，如陳國老子廟，會稽夏禹廟，丹陽句曲茅真人之廟，長沙湘水黃陵二妃、屈原之廟，有是此之比者，皆德遺黎民，道匠萬物，或標聖母之高軌，或範聖賢之靈迹，是故象以銘器，廟以期神，皆當因而營護，使守而修之。

時邑人通呼此廟為白鵠廟，而實不知司命君早已東之赤城也。昔人有至心好道入廟請命者，或聞二君在帳中與人言語，或見白鵠在帳中。白鵠者，是服九轉還丹，使能分形之變化也，亦可化作數十白鵠，或可乘之以飛行，而本形故在所止也。二君性好音樂，其有所持念人每入廟者，二君常從方諸宮及西城請天妓。天妓來時，皆聞虛空之中有音樂之聲來下稍近。既到，管絃歌音非人世所聞，清哀激洞而不可名。終日，乃遣妓。妓去亦復並作，並去漸遠，良久乃不聞。夫此之神者，是能變化假景，因百姓之心，以順其情耳。本真定形，故自燕逸洞臺，頤光潛輝乎。

定錄君曰：句曲自是司命之別宮，吾人亦不得為洞臺之正主也。東卿司命監太山之眾真，總括吳越之萬神，可謂道淵德高，折衝群靈者也。賈玄道、李叔昇、言城生、傅道流，並受司命君之要也。玄道，河東人，周威王之末年生。叔昇，涿郡人，漢元帝時生。道流，北地人，漢靈帝殿中將軍也。城生，吳人，後漢劉聖公時為武當郡尉也。受學至勤，並得真道，後入太山交子小白陽山中，此所謂地真者也。李冀字仲甫者，京兆人也，與司命君俱事西城王君。仲甫為入室弟子，司命君為北牖弟子。但仲甫所受業異，恆服水玉，有效，能步斗隱形，晝夜行三綱六紀之法，又作白虎七變，百餘歲，轉更少壯，與司命君同受還丹一劑，服而歸家。仲甫相識人，相去五百里，常以張羅為業，當晨張羅，獲一大鳥，視察之，乃是仲甫。語畢別去，言已復是日還家。在民間二百五十年。漢靈帝時，入西嶽，去亦有迎官如司命君初發時也，受書為西嶽副司命，每自歎云：「吾受業少，不如茅叔申，此亦吾之命也。」仲甫曾以七變神法傳左元放，元放修之，亦變化萬端矣。

據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四，茅山志三神紀第二篇卷之第三，及真誥，逍遙子校勘整理。
大元真人聖誕（十月初三）前一日 2022.10.26

三茅真君誥 志心皈命禮

天人道德，僊聖真師。

孝悌通於神明，恩澤被於家國。隱恆山而悟道，棲句曲以昇天。

主岱宗衡霍之山，職赤城華陽之洞。劫運陰陽而統幹，雷霆水澤以兼司。

接二弟之英姿，授登真之祕訣。咸領神僊之策，共膺玉冊之榮。

德普幽明，仁霑普率。隨機赴感，誓願弘深。

太元妙道沖虛聖佑真應真君。

地仙上真定錄右禁至道沖靜德佑妙應真君。

地仙至真三官保命微妙沖慧仁佑神應真君。

九天司命上卿，三茅應化天尊。

🕒版本号 #1

★由 上清持伟 创建于 18 四月 2024 07:55:03

✍由 上清持伟 更新于 18 四月 2024 07:56:05